

主编：刘以林 **中华学生百科全书** 素质教育
必备的参考书



ZHONG
HUA XUE SHENG
BIBI BEI CAN KAO SHU

少儿文学精选



中华学生百科全书

少儿文学精选

总 主 编 刘 以 林
本 册 主 编 李 星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京新登字 209 号

中华学生百科全书

刘以林 主编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顺义康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50 印张 5408 千字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7-5402-0491-5

印数:6000 册

定价:320.00 元(全 100 册)

《中华学生百科全书》编委会

主编 刘以林 北京组稿中心总编辑

编委	张 平	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博士
	冯晓林	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博士
	毕 诚	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生物化学博士
	于 浩	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化学博士
	陶东风	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
	胡世凯	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后
	杨 易	北京大学数学博士
	袁曙宏	北京大学法学博士
	祁述裕	北京大学文学博士
	章启群	北京大学哲学博士
	张同道	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美学博士
	赵 力	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博士
	周泽旺	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博士

中华学生
百科全书

少儿文学精选

失去旋律的琴声.....	(1)
三色圆珠笔.....	(6)
阿诚的龟	(18)
我可不怕十三岁	(37)
今年流行黄裙子	(58)
坟	(66)

失去旋律的琴声

方国荣

1968年，我从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，没被分配到文艺单位，而是来到一个县城的一家寄售商店当营业员。主任很器重我的专长，特意将我安排到乐器柜台，说这也算是专业对口了。我发誓再也不碰乐谱了，从此毁断通向音乐王国的桥梁。但是，我惭愧了，因为……

—

从一米多高的柜台旁，冒出了一个男孩棕黄色头发的脑袋，一双怯生生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。颤抖的小手将一只小提琴举过头顶，放在柜台上。孩子始终低着头，像一只被损伤的鸽子那样：“能卖吗？”这问话带着异常伤感的声调，我打消了对提琴来历的怀疑。但是我惊愕了，这是1926年德国出产的名牌琴，据说国内只有八九把，都珍藏在各大乐团和少数名家手里。“琴是哪儿来的？”我不是凭衣着看人的市侩，但大声的问话还是震动了孩子的耳膜，他惊恐地抬起头来，两眼委曲地盯着我，没有回答。缓缓的，缓缓的，孩子又将双手举过头顶，伸到了我的面前，去捧小提琴。那是一双多么美丽的小手啊！刚柔并兼的线条，匀称地分布在嫩红色的手腕上；丰满而又细长的手指似乎专为拉琴而生长的；特

别有趣的是长得出奇的小指，几乎超过了无名指的指甲根，仿佛弟兄两个相依在一傍。左手的指尖上起了一层黄黄的茧，没有多年的苦练，一个孩子的指尖是绝对不会这样的。为了不使孩子难堪，我低下头又拿起琴：珍贵的马尼拉弓毛，奇怪的是弓杆折断了，上面环绕着层层漆包线；漂亮的虎皮纹背板使我赞叹，但中间致命地裂开了一道大口子。尤其使人不解的是，价值数百元的高档品竟没有琴盒的保护，是谁把琴破坏成这副模样？它还能值多少钱呢！犹豫了一会儿，我问道：“你打算卖多少钱？”孩子红着脸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来：“50元行吗？因为，因为我爸爸病得快……”“50元？”尽管琴已损坏到使人痛心的地步，但这仍是我没有料到的过小数字。“你爸爸是谁？”我关切地问道。“爸爸？！”孩子失声地重复着这两个字，呆呆的凝视着天花板上——根发锈的铁钉，绞心地用双手捂住脸，无声地哭泣起来。泪水从指缝里渗了出来，沿着那痉挛的手背掉在提琴上。还用问什么呢？我立即从会计那儿拿出50元钱，小心地塞在他上衣口袋里。我想帮他系上扣子，但徒劳了，他衣袋上的扣子全掉了，衣领上也留下了被撕裂过的痕迹。接到钱，孩子仍然直愣愣地死盯着他那心爱的提琴，像一尊木偶似的仁立在柜台旁。我再也看不下去了，连忙从怀里掏出10元钱向孩子手里塞去。但他没有接钱，只是用异常恳切的语调问道：“等我有了钱，还能把琴赎回来吗？”让我怎么回答呢？这是寄售商店，不是旧社会的当铺啊！但我没有勇气向孩子那样解释，只得将求援的目光投向主任。主任向我点了点头，非常温和地对孩子说道：“暂时作为陈列商品处理，好孩子，回去照顾爸爸要紧，琴一定给你留着。”孩子再也没有说什么，急急地离开了店堂。

二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孩子没有来赎他的琴。又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还是没有看见他的身影。于是大家产生了怀疑，会计说：“提琴也许是偷来的吧？现在的孩子，可不能太相信了啊！”我不同意这个看法，却又找不出反驳的理由，只得保持沉默。慢慢的，我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冷却下来。

两个月后，从朝阳公社传来一个消息：红星大队有一个从上海被遣送回乡的“反动权威”，因精神错乱突然自杀了！现在正在卫生院进行抢救。他的名字叫范汀。“范汀在这儿？他为什么要自杀？”我大吃一惊。我们音乐学院请他讲过课，虽然只见过几面，但他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和热情奔放的音乐家风度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我得马上去看看他。

消息往往是一份迟到的旧报纸。范汀的遗体前些日子已经火化了。从村里的一个老头那儿打听到范汀还有个孩子。老头絮絮叨叨地跟我说：“真是个怪伢子，老子死了，都哭不出声啦！整天抱着画满豆芽菜黑道道的本子发呆，他跑在老子坟前一个劲地念叨什么‘爸爸，我对不起你，一定赎回来，一定赎回来’，他要赎什么呀？这可怜的伢子……”我心里猛然一动。老人还在絮叨，“白天在镇上拣破烂，晚上顶着月亮还在地里打草。卖了钱全存在一个铁盒里，天天要数几遍，可一个子儿也舍不得花。天一亮，早饭也不吃就站在村口的小河旁。左手这么往里一弯，右手老是不停地上下那么一摆一摆，嘴里还哼着什么怪调门，你说怪不怪？我可怜的伢子，八威发了疯啦……”我再也听不下去了，急忙问道：“现在孩子

在哪儿？”老头跺了跺脚说道：“打草割伤了指头，也没让大夫去瞧瞧，天又热，全烂了！唉！被送进卫生院了……”

三

我推开卫生院的病房门，一朵憔悴的童子面茶花映入了我的眼帘：孩子的脸瘦多了，陷得很深的眼窝里印上了两圈黑晕，灰黄的脸上再也没有一丝光彩。他的左手被纱布裹着，上了好几道绷带。右手虽然还保持着健康，但已不是我曾见到过的那种模样。手指简直像五根干枯的树枝，开裂的手心上满是斑痕和硬茧——与两个月前见到的那种茧皮迥然不同，而且从指尖转移到了手掌……他并没有发觉我进来，右手果真像老头所说的那样上下摆动着，嘴里不停地哼着一首练习曲开头的乐章。他是那样全神贯注，仿佛真有一只无形的提琴挟在肩上。“孩子！你看这是什么？”我将提琴送到他的面前。孩子的眼睛突然变得格外明亮，他一下子把琴抱在怀里，将脸紧紧地贴在琴面上。“你看！这是发票，我已经买下了，送给你吧！”迟疑了一会儿，孩子一下子跳下来，扑在我的怀里，“叔叔！”他用右手拉着我的衣襟唱呀，跳呀，忘情地环绕着我疯狂地转起圈来，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。他郑重地从枕边拿出一个纸包，一层又一层地将它打开。当展开第四层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铁盒，铁盒里满满地装了硬币。“这是二十一元八角二分……”见我直摇头，孩子误解了我的意思：“这钱全是我自己攒〔zǎn〕的，真的！剩下的钱，将来我一定……”“别说了！孩子！”我一把将他搂在怀里。

他拖着我的手奔向阳台。对着那满天星斗，他用琴声倾

诉着他那无法抑制的满心喜悦。左手已无法按弦，他用弓在空弦上奏出几个富有激情的双音，将受伤的手指轻轻地浮在弦上在中部奏出几个自然泛音。望着孩子优美的身影，一束希望的火花在我脑海里闪烁；这孩子乐感很强，富有才能，将来的前途一定无限……门突然打开了，一个护士暗示我出去一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慌乱得竟捧着铁盒跟出了房间。护士问道：“你是孩子的什么人？”“舅舅。”为了不引起麻烦，我这样说了。“请你马上制止孩子的强烈运动。并且，请原谅，医院需要保持安静。”护士又将一张纸递到我面前说道：“假如你能负责的话，请在这张手术报告上签个字！”单子上写着：“左手食指、中指三度腐烂，有败血症迹象，保留治疗无效，建议立刻进行截指手术……”我愣住了，对一个拉琴的人来说，这不正是一份宣布死刑的判决书吗？“哐啷”一声，铁盒从我手中掉在地上，大把的硬币撒满了地，一张乐谱从铁盒里飘了出来，只见乐谱的空白处写着：“孩子，琴是我给你仅存的一份遗产，你是我的明天，我唯一的希望，你怎么能……”。“能”字只写了一半，下面留下了一大滩墨迹和斑斑点点的血痕，这是范汀一份没有写完的遗书。

门外发生的事情，正在拉琴的孩子没有察觉，他太专心了。这时，从阳台上传出一阵阵充满希望和无限乐观的、没有旋律的琴声……

三色圆珠笔

邱 勳

齐娟娟新买了一支三色圆珠笔。一手捉住金黄的笔帽儿，另一只手轻轻拧动那墨绿色的笔杆儿，“咔”地一声，笔头上跳出个小米粒般大的尖尖，写出字来是黑色的。再一拧，写出的字变戏法般地成了蓝的。又一拧，跳出个红红的小豆豆，写出的字火红一片！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，有这么一支笔，也算得上是 80 年代的装备水平啦！

可是多么糟糕，三色笔今天不见啦！

她翻了书包搜书桌，再跑到操场上、上学的路上，最后又心急火燎跑回家，翻江倒海好一顿搜索。可也真怪，那支笔就像施出魔法，钻了天入了地一般，连个踪影儿也不见。

小姑娘像失却神奇的宝贝那样悲伤，眼圈儿红了。

“你什么时候丢的啊？”女同学们同情地围着她，就像自己也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一样。

“昨天放学时还看见的……”齐娟娟说。

消息很快传开来，班长柳群知道了。

12 岁的柳群是个很有威信的小干部。他眯起眼，皱起小小的、充满智慧的眉头。一看就明白：他在思索。

班长身边自然少不了有那么几个追随者，其中有个特别活跃的角色，名叫金大梁。他的特点是爱眨巴眼睛，据说一眨巴一个心眼儿。现在他四处瞅瞅，挥一下手，大声说：

“别找啦！——圆珠笔在哪里，我知道！”

“在哪里啊？”几个孩子一齐问。齐娟娟高兴地抬起红红的眼睛。

金大梁伸出两个手指，在半空中晃了晃，鼻翅一扭，眼角飞快朝教室后排的角落里扫了一下。

“噢，二级钳工啊！”孩子们互相会意地笑了。

那位“二级钳工”，一个满头乱蓬蓬头发的男孩子，正弯腰蹲在墙角，伸出乌黑的手指，急急忙忙翻弄着地上的灰土。

他叫徐小冬，是齐娟娟的同桌，半个月前刚转到这个学校里来。转来不久，就得了这么个浑号儿。据消息灵通人上说，他跟着几个社会青年在街上掏包，被人扭送到派出所，住过三天“学习班”。金大梁更说得有枝有叶，就像刚从鲜树棵子上掐下来一样。说他别看人比个鸡蛋大不许多，道业可不浅，拜过名师学过徒哩！他师傅是个出色的高级“钳工”，两个指头伸进煤球炉里，闪电般夹出赤红的煤球来，手指上的汗毛儿不兴烧掉一根。别看徐小冬不声不响，蔫不啦唧没睡醒一般，以后大家小心自己的口袋就是啦！

“对，准是他！”一个男孩子说。

“不是他是谁？咱班里从没出过这事！”一个女孩子说。

“他照顾齐娟娟倒方便，两人国境线连在一起嘛！”没看清说话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

当然啦，这些话声音很低，徐小冬未必能听得清楚。不过据说这号人物反应特别锐敏。他准是感觉出大家的叽叽喳喳跟他有关，只见他不再低头翻弄灰土，慢慢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，扭头看看窗外。那张瘦瘦的脸上盖一层黑不黑黄不黄的茸毛，就像半个世纪没有洗脸一样。这号人嘛，也看

不清他脸红了没有。

直到下午放学，三色圆珠笔仍然不见踪影，徐小冬也没有主动投案。

“得给他加加温！”金大梁说。

柳群沉思着，决断地点点头。

金大梁就跳到门口，冲着正在收拾书包准备离校的同学喊道：

“大家慢点走，开个会！”

“什么会啊？”有人放下书包问。

“选举会。”金大梁说。

“选举什么啊？”大家奇怪了。

“民主投票，选举小偷！”柳群绷住脸，显得一本正经。

教室里“轰哈”一声，一齐乐翻了天。有几个调皮鬼，遇这类事比过年还上瘾，一齐捶桌子砸板凳表示赞成。另有几个机灵些的，挤鼻弄眼咬耳朵，仿佛猜透了柳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老实说，选队委，选班长，从来没像这次选举这么庄严、热烈，一丝不苟。金大梁毛遂自荐当了监选人，把裁好的小纸条儿一张张分发给选民们。当然，徐小冬面前也得到了同样的一张。

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投有放弃权利，参加了投票。

投有提候选人，选举结果却十分集中。一张张选票上，有的写着“徐小冬”，有的写着“二级钳工”，有的还配上彩色插图，画着两个瘦瘦的指头，稳稳地夹着一只火红的煤球儿！

“你的呢？”柳群来到徐小冬跟前。金大梁几个忽啦啦跟

在身后，一个个伸脖子瞪眼出怪样。

徐小冬开头还能稳住阵脚，谁也不看，一个人坐在课桌前面。这时候，只见他猛吸一下鼻头，抓起桌上的纸条儿“哧”一声撕碎了。

柳群嘴角挑一挑，无声地笑笑。他说：

“你不愿意投票也可以，那就把东西交出来吧！”

“我没拿。”徐小冬瓮声瓮气地说。

“你没拿？”金大梁眨眨眼睛，“你没当面拿，是背后拿的！”

教室里又“轰哈”一声笑了。

“我没拿。”徐小冬还是那句话，可声音比刚才低多了。

“那么圆珠笔哪去了呢？”金大梁夸张地笑着说，“它长了翅膀吗？飞到月球上去了吗？”

“反正我没拿。”徐小冬嘴唇哆嗦着，声音更低了。柳群嘴角又挑一挑，说：

“徐小冬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看看大家的意见吧！”

徐小冬扭过头来，只见黑板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：

选举结果

徐小冬（又名“二级钳工”）共得 33 票

“你们欺负人！”徐小冬带着哭腔说，脸上那黑不黑黄不黄的茸毛不停地抽动着。他冲到黑板前要去擦上面的字儿。

几个男孩子挡住了他。领头的金大梁大声说：

“我们讲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保证不欺负人！可你是个啥样的主儿？你是老徐的儿子，大偷的弟弟……”

“小偷！”“小偷！”孩子们喊号子般接上茬喊叫着。

人们在兴奋的、胜利的、近于疯狂的欢乐时刻，往往不去注意倒霉的失败者情绪的变化。孩子们大概更是这样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用一只锋利的刀片切开徐小冬毛茸茸皮肤下面的血管，就会看到，那里面也有鲜血哩！而且，现在这鲜血是汹涌的、野性的，充满着疯狂的报复力量！

只见徐小冬冷不丁蹦起来，一把抓住了金大梁的领口。立刻两个人扭到一起了。

战争的乌云在教室上空笼罩着、飘荡着。

几个女孩子连声尖叫着。不知因为胆小还是由于心软，齐娟娟红着脸喊道：“别打啦，别打啦！圆珠笔俺不要啦！”

多亏班长柳群真有点权威，好歹把两人喊开了。

“好小子，你等着！”金大梁吐出一口唾沫。

“你等着，好小子！”徐小冬吐出半口唾沫。

第二天，徐小冬照常来校上课。他怯怯地、小猫一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。他没有注意到，同学们书包上的拉锁都拉得很紧，书包带子也都在扣鼻上扣严了。圆珠笔的事再没人提起，他想，这场风波也许已经结束了。

上第三节课以后，柳群告诉他，班主任秦老师在办公室里等他。

听到这话，徐小冬感到两腿有些发软。他磨蹭了好一阵，慢慢走进了办公室。

老师们都上课了，屋里静悄悄的。秦老师埋头坐在一摞操作业本子中间批改作业。她四十来岁，鬓发已经斑白了。

徐小冬怯怯地站到她的身旁。

秦老师改完一本作业，抬起头来，望着徐小冬。她态度是和善的，神色带着几分忧愁，几分悲凉。

“徐小冬，你又犯老毛病啦？”她叹口气，轻声说。

徐小冬不说话，望着自己的脚尖。

“说啊！”她又说。

“我不对，撕金大梁的领子……”徐小冬说。

“打架是不对的，可现在先不谈这些，”秦老师缓缓地说，“你不要转弯抹角，避重就轻。先谈谈圆珠笔的事吧！”

“我没拿。”徐小冬一只脚搓着另一只脚背。

“我做了点调查，并不强迫你承认。”秦老师态度仍然十分和蔼，“你喜欢那支笔，曾经打算用你的小刀、钢笔、空鞋油盒跟娟娟交换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齐娟娟不换。”徐小冬说。

“前天做值日，你走得最晚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找圆珠笔的时候，你显得特别积极。墙角的灰窝里也翻。老鼠洞里也掏……你从老鼠洞里找出笔来了吗？”

“没找到。”

秦老师含有深意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你自然知道，那里面是找不到圆珠笔的。”她继续说，“同学们反映说，这两天你走路、说话都变了，都很不自然。看来你心里也是很痛苦很矛盾的。反映情况的同学，都是少先队员，大部分是班干部、三好学生。他们不能诬赖你吧！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那就好了！”秦老师高兴地吁了一口气，眼角的鱼尾纹儿微微颤动了一下，“你喜欢它，拿去玩了两天，也该还给人

家了。你要是脸上磨不开，就悄悄交给我。能办得到吗？”

“不能办到。”徐小冬说。

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个正看报纸的高个儿男人。听到这话，他微微地抬起头来，望了徐小冬一眼。原来这是副校长兼党支部副书记。徐小冬以前读书的学校附近有几个社会青年，他们硬拉徐小冬去掏包，遭到拒绝时，也曾翻起眼皮瞪过徐小冬一眼。副校长的眼神是冷峻的、严厉的、正气凛然的，而那帮人的眼神是疯狂的、血红的、杀气腾腾的，两者完全不同。但它们同样使徐小冬心惊肉跳。

秦老师站起来，让徐小冬和她一起走到窗前。窗外是学校没有完工的高大的楼房，房前是花坛、单双杠和碧绿的杨树。不远教室里传来轻快的琴声和孩子们不太整齐的歌声。

秦老师又让他回过头来，望着办公室高高的粉墙。墙上整齐地挂着一排奖旗和奖状，阳光在玻璃镜框和奖旗彩穗上一闪一闪。

“我们是全区的重点学校，你喜欢吗？”身后又传来秦老师的声音。

“喜欢。”徐小冬说。

这可真是实情话！为了脱离那几个社会青年，爸爸托了好多人，费了好大劲，才把他转到这个学校里来。秦老师更是好人，别的老师不要，多亏秦老师才收留了他。

“你大概并不喜欢，”秦老师说，“你可能打算离开这个学校。”

副校长又微微地抬起头来，望了徐小冬一眼。徐小冬只觉从骨缝里冒出一股冷气，连头发梢都冰凉了。

“不，不……我不……”徐小冬嘴唇哆嗦起来。